

序 章

2002 年“口述历史”将公布于世

2001 年 10 月 14 日夏威夷时间 20 点 50 分(北京时间 15 日下午 2 时 50 分),一位走过了整整一个漫长世纪的中国老人,在美国檀香山一家名叫史特劳比的教会医院里,溘然长逝了。他的名字叫张学良!就在张学良逝世的当天,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从北京向美国夏威夷发出了一封唁电。唁电说:

张学良先生亲属:

惊悉张学良先生逝世,十分悲痛。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

张学良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65 年前,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以爱国的赤诚之心,秉持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联共抗日,为结束 10 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堪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此后,张学良先生虽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却始终淡泊荣利,晚年仍心系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企盼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张学良先生的卓越功勋和爱国风范,彪炳

青史，为世人景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远怀念张学良先生。

张学良先生千古！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江泽民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主 席

2001 年 10 月 15 日

张学良在美丽的夏威夷海边，已经静静地生活了八个年头。

1993 年冬天，这位古稀老人带着他的夫人赵一荻，悄悄地离开了他幽居几十年的台湾，飞到这四季如春的海岛上来了。从那时起他每天和赵四小姐双双出现在希尔顿大酒店前面的海滩上。在这里他和夫人隔海眺望着水天相衔的地方。那里就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及的祖国。那时，张学良面对着波滔汹涌的大海，脑际里常常会跳出这样的诵叹：

人言落日是天涯，
望尽天涯不见家。

就在他和夫人因年迈体弱不能返回东北故里的时候，张学良曾经两次派他的儿子张闾琳，从大洋彼岸的美国，飞回祖国，飞回他梦绕魂牵的东北。去实现他多年企盼却始终无法实现的归乡之梦！在 2001 年秋天将要到来的时候，年已 101 岁高龄的张学良将军，在 9 月 28 日终于病倒了！

在此之前，与他相依相随的红粉知己赵一荻女士，已在一年前病歿于夏威夷。现在，张学良也住进了檀香山这家美国教会医院。在住进史特劳比医院之初，张学良神志尚且清醒。然而，由于

老人的体质较为脆弱,病势又来得非常迅猛,所以他很快就陷入人生最后的弥留。在人生最后的日子,他只能依靠插管进食。在多次紧急抢救无望的情况下,老人在神智清醒的时候,几次要求拔掉插在他身上的所有管子。10月10日,医护人员不得不同意了患者的请求,把缠绕在老人身上的所有管子一一摘除。一年前,他的夫人赵一荻女士,就是在医护人员尊嘱拔去插在她身上几支管子以后悄然逝去的。可是,张学良在拔去所有维系生命的管子以后,他居然以顽强的毅力又坚持了几天几夜,一直延至10月14日晚上,一代历史巨人才溘然长逝!

10月23日上午,檀香山天高云淡。

一列长长车队从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起程,沿着一条通往墓地的柏油公路,缓缓前进。那是护送张学良灵柩的车队。这支由五百多人组成的送葬队伍,在高高的秋天天空之下,向距檀香山不远的‘神殿之谷’方向缓缓移动着。几十辆大大小小的轿车在悲哀凝重的氛围中,似在庄严地完成着一项历史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他们是在把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传奇人物,送完他人生旅途中的最后一站!

在安葬棺木之前,张学良的灵柩运至博思威克殡仪馆。

在这里,花圈层层,挽联如雪。来自祖国大陆和台湾以及海外的友人们,将在那里面对覆盖着簇簇艳丽鲜花的张学良铜棺,举行一个最后的告别仪式。这次追思会,仍然如一年前赵四小姐去世时一样,由从台湾专程赶到美国的周联华牧师亲自主持。在张学良那具深黄色的铜棺前面,簇拥着一队队肃穆的人群。他们是以真诚的悲哀与对故去者最虔诚的怀念,向死者进行最后的缅怀。

周联华的追思悼词,让从世界各地赶来的友人们,回想起静静安卧在铜棺里的东北军将领那极不平凡的人生。人们会想起张学

良从一位东北军少帅如何成长为威震华夏的爱国将军，特别对这位发动西安兵谏的民族英雄，表现出最大的悲哀和怀念。每个追思者的眼前，都会闪现出一位巨人的影子，那是一个人人都熟悉的身影。他英姿凛然，似乎伫立在万花丛里，正笑望着博思威克殡仪馆前那些面带戚容、胸佩白花的悼念者。

人群里响起了基督教友们虔诚的赞美诗。周联华带领众人依照故世者生前的遗愿，唱起了一首让逝者安眠的《圣经之歌》。

他是一位平凡的人，
因为他是真正的基督信仰者。
他是一位伟大的人，
因为他曾经指挥过一场历史的壮举。
安息吧，先生，
我们活着的人，
会永远记着你，
安息吧，先生，
你曾经写就的历史，
将在你西去天国之后，
被人永久地铭记在心间。
那些只有上帝才会知道的事情，
从今天起，
将会成为每一个正直人心中的明灯！

在周联华牧师带领大家诵读赞美诗的时候，远山隐隐传来了雷的轰鸣。那是自然界风雨将要来临的先兆，也是天公在为这位民族功臣的葬礼奏起最震荡心灵的礼炮！

中午 11 时，那些悲伤的悼念者们，开始簇拥着张学良铜棺向

距此不远的‘神殿之谷’后灵。车队在平坦的公路上缓缓移动。前方就是美国檀香山郊区最大的公墓。三年前,张学良和夫人赵一荻女士决定出资购买下这块坟地的时候,他们就作出了死后在这里安息的决定。

那时,张学良在洛杉矶本来已经有一块坟地。1990年春天,他原配夫人于凤至在病逝之前,曾经出资在洛杉矶城外的比佛利山顶墓区购买下一块墓地。

于凤至虽然早在60年代就与张学良正式解除了婚姻关系,可是,这位一生传统的中国女子,即便她在逝世之前,仍在心里牢固地保留着张学良——她青年时期结缡的丈夫那固有的一席之地。

正是因为如此,她在病逝前的最后几年,不仅出资在比佛利山顶为张学良购买了一幢相当豪华的别墅,以备他将来到美国定居之时居住。与此同时,于凤至又购买下一块墓地,刻意的铸成了双穴,以备在她和张学良百年故世之后,都双双安葬于此。

然而,在于凤至故去以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1989年秋天,在美国已经拿到‘绿卡’的张学良夫妇,都希望在他们死后都安葬在风景宜人的夏威夷。可是,那时候一个华裔移民想在美国购买一块地理位置理想的坟墓,又谈何容易。就在这时候,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了,在夏威夷开设观光农场的华裔友人邝友良,给张学良打来一个电话,他说最近在‘神殿之谷’将有一块朝阳的墓地出售。出手者原来竟是大名鼎鼎的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夫人。

1993年马科斯总统流亡美国,当时,他在‘神殿之谷’购买了一块墓地。可是当马科斯病死之后,菲律宾国内形势又发生变化。马科斯夫人准备携带其夫的骨灰返回菲律宾安葬。在这种情况下,马科斯夫人准备出售这块墓地。于是,张学良出资购下了此墓,以作为他和赵四小姐身后的安息之地。而他这块墓地恰好与香港商

界名人包玉刚的墓地相邻，这实在是一处难得的墓穴。

灵车上的张学良遗体依如他生前那样安详仰卧，俨如沉沉入睡。仿佛他正在做一个梦，那是老人多年来一直在做的梦——他想回东北的故乡去。张学良的灵车在多辆小轿车的护送下，在秋天的微风中向前缓行着，四周由几辆美国警察的摩托车开路护卫。

张学良的灵柩在博思威克殡仪馆起灵后，数十辆小汽车团团簇拥着他那乳白色的灵车，沿着一条通往墓地的高速公路缓缓行驶，这是美国极少见到的送灵盛况。由于美国禁止在送灵时散发纸钱和其它哀悼形式，所以在送葬的队伍中没有乐队。但是，这由数十辆小汽车所组成的浩浩灵队，仍让公路上的巡警和路边的美国人吃惊，因为这是多年来檀香山少见的景观！

送灵大队到达“神殿之谷”以后，天空忽然转阴。

秋日的阴云，带来了一阵霏霏的细雨。那小雨似在为故去的中国一代名将洒泪祭祀。张学良的棺槨在雨中下葬，时间刚好是上午 11 时 50 分！

“神殿之谷”处在一片茵茵的绿地中央。张学良的墓地恰好就在那片偌大的草地的中间，它从地面上深深地凹了下去。从地面上可以走进一条一米深的地下人行道，沿着那条由水泥铺就的地道，一直走进墓穴，前面就是铺满了花束的陵墓。左侧的墓穴一年前已经葬下了他的夫人赵一荻女士，现在右侧是留给张学良的。几个送葬者轻轻开启了那方空洞的墓穴，然后大家将张学良的灵棺缓缓放入。

张学良灵棺移入墓穴以后。墓地上有人在暗暗抽泣着，看得出在那些送行的人群里，许多人都对这位世纪老人的不幸去世心绪悲恸。哭泣之声越来越大，最后在沙沙的小雨中形成了一阵催人下泪的声浪。

张学良的儿子张闾琳和女儿张闾瑛，以及他的孙子们，都静静

守候在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使馆临时代办何亚非,以及从祖国大陆前来的友人们,都向张学良的墓穴鞠躬致哀。沉默的人群在悲哀的气氛中,默默观望着那座双人墓穴已经用水泥预制板牢牢封死。人群里忽然有人高声恸哭起来。

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墓前鲜花簇簇。围在墓穴四周的人们,不时将手里的鲜花投向灵墓,在张学良的遗像前面越积越高,最后积成一片烂漫的花海。

所有出席移灵仪式的亲友们,都在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灵墓前默哀。他们在缅思张学良的时候,目光情不自禁地投向了墓穴的围墙。

在一块块由花岗石垒砌而成的墙壁上,是遵照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生前叮嘱所缕刻的诗句,那是《圣经》中约翰福音第 11 章 25 节中的诗句,张学良生前希望以此作为他们墓穴的座右铭。

墙壁上的铭文是：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亦必复活！

张学良死后,中外舆论开始传播一个让世人注目的消息 张学良生前口述的历史,将在 2002 年向世人公布！

海外媒体公开披露的消息,都集中突出 2002 年将要公布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及所有秘密档案这一基点上。因此格外引人注目。

所有关注张学良的爱国人士和国外汉学家们,他们关注的焦点无非是 经历五十多年幽禁岁月的张学良先生,他心中到底埋藏着多少不为世人所知的秘密?他自己是如何来评价他丰富多彩的人生?对 1936 年他一手发动的西安事变,究竟还有多少尚未公开

的真相 蒋介石对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秘密幽禁,以及他和中共之间的关系,还有多少内幕没能曝光 所有这一切都将在 2002 年大白于天下。

在张学良先生作古并从历史中渐渐淡出之后,这位近代爱国者终于从蒋介石多年来笼罩在他身上的阴影中走出来了。历史的尘封已经拂去,所有围绕张学良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将现出它本来的面目。至于张学良生前所有口授而成的历史,将是他在有生之年留给世间的一份宝贵文化遗产。

据知情者提供的可靠信息表明:张学良生前曾经数次对中外人士口述了历史。最早的一次,是 1989 年他曾未完全恢复自由的时候,在台北复兴岗家中对旅美华裔学者王翼先生的谈话;次年,他又对旅居美国的吴天威教授和唐德刚教授,畅谈了与他相关的历史;1990 年春夏,张学良来到美国前后,又分别对《美国之音》记者、《人民日报》记者、美国华文报纸《世界日报》记者,以及后来对国内友人张友坤先生等人,都分别进行了历史的口述。只是他对上述记者与研究家们所作的历史口述,大多是片断的,即兴的。这些局部历史的口述,当然不全面也不系统。有时他是针对某一具体事件,某一具体人物即席发表的意见,即便回忆历史,也多是即兴而谈。

张学良先生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真正有准备的、系统而全面的口述历史,不外乎有如下三次:

一、1990 年 8 月,在台北市对日本广播协会 NHK 电视台所作的十个小时电视访谈。

这次谈话,是张学良首次真正从蒋介石的政治阴影下走出来,又经过了充满的准备,才进行的第一次认真的历史口述。

张学良的这次口述,同年即被日本 NHK 电视台以《沉默五十年,张学良现在开口讲话》为题,在日本和台湾两地公开播出,反响

强烈；

二、1993年2月在台北复兴岗70号住地,对台湾“中华电视”制片人王念慈女士和《联合报》资深记者郭冠英、周玉蔻等人所进行的长篇历史口述,此次谈话先后进行四次,张学良以口述的方式讲述自己经历的历史,就显得更为系统。张学良是从他的人生谈起,敏感地涉及了张学良数十年讳莫如深的西安事变等话题。张学良此次对历史的口述,被台湾“中华电视公司”拍成大型专题电视纪录片《世纪行过——张学良传》,此片在七年以后,亦即2000年张学良百年大寿之时,先在台湾,后由香港凤凰卫视公开播映；

三、从1990年至1996年,张学良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苏张之丙女士等人进行了更加全面的历史口述。这也是一次更为系统的纵谈古今。张学良分别在台北和拿加大魁北克、美国夏威夷等地,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他与苏张之丙女士进行了数十次谈话。最终形成了一部完整的口述历史资料。这是张学良恢复自由以后所进行的若干历史回顾中,工程最为浩大的一次历史口述。当然,由于口述范围的广泛,涉及内容的深度,这次口述与以往几次大不相同。也是张学良所有口述历史的录音中,惟一没有向世人公布的一份完整资料。

张学良生前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行历史口述之前,就曾与该校有过协议。双方共同约定 张学良的全部口述历史资料,必须要在2002年以后,才能向世界公布。似乎这位历史哲人早有预见,在所有口述历史的工作进行完毕后,年届101岁高龄的老人,终于在2001年秋天正式在政治舞台上谢幕,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旅程。

张学良对历史与人生的口述,有些早已见诸报端,有些世人尚不详知,有些则是研究者们语焉不详的。当然,诸如历史上早有定评的“西安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其目击者写下的史料浩如烟

海。但是,为什么对这些早已详知的事件,世人却一定要听一听张学良自己的口述呢 那是因为他毕竟是上述历史事件的主角。因此张学良对历史的口述就格外引人注目!

本部长篇纪实文学,不想对张学良已经公开或尚未公开于世的历史口述,进行原文照录。作者意在披露张学良上述三次重大口述历史活动的来龙去脉。使读者在拜读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原文时,也对这位世纪老人如何从历史的阴影里走向自由,如何接受并完成这三次大型口述历史工作的内幕,以及进行这些历史口述所经历的曲折和坎坷,一一昭示于世人。

读者会通过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的坎坷经历,洞悉与寻觅他人生最后岁月的足迹。

上 卷

第一次口述历史——《世纪行过》

年代隔得愈久，他就愈成了传奇；
空间离得愈远，他就愈成了英雄。张学良并不喜欢这样，他最知道自己。他说：“英雄，什么英雄 早就是泄气的英雄啦！”……我则想劝他说：“好，您不要做英雄，那就更应该回去，告诉那些殷盼您的人 你们才是英雄，人民才是英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后来他答应我做《世纪行过》的纪录片，谈他的一生……

—— 摘引自《世纪行过》制片人郭冠英的自述

第一章 第一个想吃螃蟹的人

—— 留美女学者傅虹霖

我的丈夫祖炳民，是中国东北吉林省人。幼时留学日本，后去美国读书，获得博士学位……他酷爱乡土，常怀桑梓，并对东北名人张学良格外崇拜，同情他一生的悲壮生涯。因此，使我对这位东北少帅发生了研究兴趣……

—— 傅虹霖：《张学良政治生涯·自序》

1. 1984 年春天，采访张学良仍是禁区

1984 年 10 月 5 日，一架大型波音客机从大洋彼岸的美国，飞到了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当飞机在跑道上滑行，煞稳以后，舱门大开。从飞机上走下一位穿着蓝色连衣裙的女学者，她就是专程赶到台湾来拜见张学良的傅虹霖女士。

这位祖籍四川，现为美国纽约私立大学博士研究生的傅虹霖，已经是第三次从大洋彼岸飞到祖国的台湾。这位漂亮的女学者与台湾的渊源起因于她所崇拜的张学良将军。从小出生在四川的傅虹霖，本来与东北军将领张学良之间没有任何结缘的纽带。可是，她的夫婿祖炳民博士却是一位地道的东北籍学者。祖炳民 1921 年旧历 3 月出生在吉林省蛟河县一个边远的乡村，他是个伐木工人的儿子，从小家境贫寒。但是天资聪颖的祖炳民却以他特有的天分考入了吉林毓文中学。1941 年父亲死后他又东渡扶桑。在日本东

京大学毕业后的祖炳民,又回到了东北长春,在伪满洲国的内政部任职。早从他青年时起,就在心里对少帅张学良留下了良好的印象。1946年祖炳民只身前往美国求学,数十年后祖炳民在美国已经成为了一位著名的博士。

在美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和纽约辅敦大学毕业后的祖炳民,曾经担任过美国三位总统尼克松、福特、里根的中国顾问。由于傅虹霖赴美留学后结识了祖籍吉林的、后来成为其丈夫的祖炳民,所以,在他的言谈熏染下,在心里也就渐渐有了张学良的影子。

“炳民,我的毕业论文要标新立异。我要论证的人物,必须是中国伟大的人物。可是,究竟选择哪一位民族英雄为我的论证的核心呢?毕业前夕,傅虹霖曾经这样向她的夫君探求。

“张学良!”他说出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张学良?”傅虹霖心里怦然一跳。

“对,你就论一论他吧。张学良是个伟大的人,他是我们东北人的精英,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传奇人物。所以,我希望你的毕业论文,就依这位东北军杰出将领作为依据来论证。我敢保证这样的论文必有振聋发聩的分量。”1984年春天,当傅虹霖即将在纽约完成她为期四年的学业,向祖炳民征求毕业论文的主题时,祖炳民为妻子选了个在当时最为敏感的论证禁区。

“可是,张学良现在仍在幽禁之中。我既要想写张学良,就应该采访张学良,如果不能亲自采访他,那么,我的论文就会显得空洞无力。”傅虹霖是一位潜心治学的女博士,一旦她为自己的毕业论文确定了选题,就决心投入百倍的精力。

祖炳民心事沉重地告诉妻子:“现在这还是个禁区。张学良不但你接近不了,就是在台湾的一些军政要人,也无法见到他。虽然你见不到张学良本人,无法听这位东北军将领亲口讲述他所经历的历史,无法了解西安事变那最有意义的内幕,可是,你可以先接

触有关这位传奇人物的资料。”

傅虹霖的眼睛忽然一亮：“资料？资料可都是死的啊！”

祖炳民说：“死的资料有时仍可发现张学良人生的轨迹。在美国保存着许多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历史资料。如果你真想从事张学良研究，我可以为你在美国找到一条间接了解这位伟大人物的捷径。”

“我决定写张学良。张学良既然是禁区，我就更应该去写他。”傅虹霖很快就将研究与论证张学良的计划，变成她自己治学的行动。从 1982 年 3 月开始，在祖炳民的支持下，通过在美国的许多朋友，这位有胆识的中国女学者，终于走进了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在那里她首次接触了张学良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傅虹霖正是在那家对外国人不容易开放的国家档案馆里，见到了一位西安兵谏发动者浩如烟海的英文资料。

这些秘藏的资料中，既有张学良在西安和杨虎城发动兵谏的秘密电报，也有美国报刊上刊载的文章、消息和评论。这些英文资料（电文）大多尚未面世，其中她见到了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端纳等接近蒋介石和张学良的重要人物，在事变后亲笔写下的亲历记。

此外，傅虹霖还在这里查到了与张学良相关的其它外文资料：如，日本外务省的官方档案；德国外交部机要档案中的中国部分；英国外交部机要档案，等等。

如果傅虹霖是一位满足现状或草草面对历史的普通学者，她以这些史料写一篇毕业论文早已是绰绰有余了。可是，傅虹霖正是在查阅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时候，才认识到自己正在探索的学术禁区的深奥。

于是，她决定亲自飞往台北。临行的时候，她对祖炳民这样发誓说：“如果我只是想上交一篇毕业论文，那就大可不必飞到台湾去了。但是，我现在想写一本书。而这本书最好是不重复别人说过

的话,也就是说,我想亲自听一听张学良本人是怎么说的。我要问他为什么要发动那场兵谏。”

祖炳民知道妻子是在进行一次学术领域的冒险。作为和张学良从小就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东北人,他对傅虹霖此举马上就表示了支持和赞赏的态度。他情愿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支持妻子去台湾。

“你是希望张学良亲自口述他所亲历的历史吗?”

“对的,我不想听别人怎么说,只想听他自己怎么说。因为相关的历史资料,简直就是浩如烟海。我认为只有听听张学良自己的话,写出来的文章才最为珍贵。”

“这当然最好。可是,我担心你到台湾以后,是否真能见到张学良本人。你不会不知道,数十年来,张先生一直与世隔绝。即便新闻记者想见他一面,都比登天还难,况且你是一位学者。”祖炳民清醒地了解台湾目前的现状。虽然早在 1959 年蒋介石就对外宣称张学良已经恢复了自由,可是,外界对张仍然只闻其名不见其人。50 年代,一位名叫卜少夫的老记者,想要采访官方已经宣布恢复自由的张学良,刚与张说了几句话,就遭到了台湾当局的严厉责处,后来卜少夫险些丢了饭碗。几年前,台湾《联合报》一位名叫于衡的记者,为了采访正在台湾“荣民总医院”治病的张学良,同样受到张氏身边便衣人员的种种刁难。所有一切都说明,张学良目前的自由只是名义上的。而妻子傅虹霖前往台湾,想对张学良进行口述历史的采访。成功的可能性显然十分渺茫。

尽管如此,傅虹霖仍固执地坚持说:“我不相信台湾当局会那么不通人情。既然他们已经宣布张先生有自由了,我为什么不能见到他?”

祖炳民笑了:“看来你是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了?”

傅虹霖笑了:“对,我就是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992年6月，傅虹霖第一次飞到台北。那时的台北正是蒋经国的统治之下，她惊讶地发现，台北虽然是个四季无冬，有着浓厚亚热带风光的美丽城市，然而，她感到很失望。来台湾之前，傅虹霖误以为在张学良政治仇敌蒋介石早已作古的今天，与张学良素来感情颇好的蒋经国，定会给从美国前来采访张学良的学者从适当的方便。她哪里会想到，西安事变的主角蒋介石虽然早已故世，但是笼罩在张学良头上的政治阴影依然存在，可怕的阴霾仍然弥漫在这位东北军将领的周围。

傅虹霖接触到一些保存在台湾大溪档案馆的绝密资料。在台湾清潭档案馆的历史文档中，让傅虹霖发现了张学良于1959年应蒋介石之命，在台湾亲笔写下的所谓《西安事变‘忏悔录’》、蒋介石本人署名、陈布雷执笔写成的《西安半月记》和宋美龄所著的《西安军事政变》原稿。

这些资料当然比她在美国华盛顿见过的所有英文资料更有价值。

但是，看到这些资料，仍然不是傅虹霖来台湾的主要目的。她想见的是张学良本人，她想听的是张学良对那些早被多人重复多次的近代历史的内幕！

“傅女士，你太天真了。在这种时候想让张汉卿先生向你口述历史，简直就是个不可思议的神话。”傅虹霖在台湾几个国民党的档案馆里，翻阅有关张学良史料文件的时候，她仍然没有实现自己期盼多年的‘活资料’的开发。如果她能作为中国第一个面对张学良进行口述历史的记录者，那么她现在所从事的张学良研究，就会远远超出一个女研究生研究课目的范畴。如果有一天，她能一部经张学良口述的历史，展示在世人的面前，那么她的写作与研究，就再也不仅仅是研究与写作，而是对二十世纪中国近代历史最杰出的贡献！